

試論《遠遊記》於葡萄牙在華史及澳門開埠史研究中的史料價值

金國平*

如同賈梅士的《葡國魂》和塞萬提斯的《唐吉訶德》，《遠遊記》是一部不朽之作，堪稱伊比利亞文學中的瑰寶。

從其初版始，這本著作及其作者費爾南·門德斯·平托一直是爭論不休的對象。“費爾南：你在說謊嗎？我在說謊。”這一戲虐語家喻戶曉。不幸的是，這幾乎被認為是費爾南·門德斯·平托與其著作之間的關係。《遠遊記》已問世四個世紀，卻仍未得到真正的解讀。

為對《遠遊記》進行評讀，迄今為止提出了不少閱讀的主線：聳人聽聞，冒險，奇風異俗，社會諷刺，鏡子效果，烏托邦等等。文學批評所提出的有可能用於《遠遊記》研究的種種方法側重了這本著作當中的“故事”成份，而輕視了它所包含的歷史成份。然而，中國學界對葡萄牙在華史及澳門開埠史的研究，為（重新）肯定這部著作具有歷史資訊來源的價值作出了相當的貢獻。

平托·科雷亞(João David Pinto-Correia)從自傳、文化及意識形態的角度，強調了《遠遊記》的史料價值。他指出：

“毫無疑問，對費爾南·門德斯·平托著作文獻價值的研究是一項非常重要的任務。……”

費爾南·門德斯·平托斷言，他作為葡萄牙人和基督徒，只是寫下了他曾經做過的、經歷過的、看到過的和聽到過的事情。‘我之所以這樣講，因為我所敘述的事情均屬實，乃我冒著危險親眼目睹、親身經歷的事實。’（第200章）。然而，我們可以強調的是，在作者的這個第一意圖之外，還存在另外一個意向：轉達他獲得，或其他人向他傳

* 旅葡歷史學者。

達的，以及他認為(或想像)經歷過的、看到過的和聽到過的情況。

無論如何，我們不能夠再容忍這部著作不被視為有歷史價值，僅僅因為它不是一部有明確史學記載的著作。這不是作者寫作的初衷。相反，現在的當務之急是以作者的初衷來解讀這本著作：並不一定是歷史敘述，非常近似於自傳或菲格雷多(Fidelino de Figueiredo)所說的‘自我偶像崇拜’(BPP, 1925-1926)。”¹

這位費爾南·門德斯·平托傳記的研究者提醒學界要注意區分《遠遊記》中的真實與虛構。他這樣說：

“無論如何，儘管在《遠遊記》中有某些想入非非之處，它是一個重要的文獻集。我們要做的是，發現這裏面哪些是真實的。”²

在葡萄牙和中國，新一代的歷史學家開始以更嚴密和科學的方法研究關於《遠遊記》的“黑色神話”，試圖以作者漫遊過的地方的資料來論證某些難以令人置信的情節的真實性。隨著研究的深入，《遠遊記》日益成為人們治史的資料來源。

筆者研究《遠遊記》二十餘年，並將其翻譯、註釋為漢語，³因此，我們可以說，費爾南·門德斯·平托對葡人在中國沿海的早期居留地，包括對澳門神秘起源的描寫得到了最近披露的漢語史料的印證，因而《遠遊記》可以作為研究葡人在華南沿海歷史的史源來使用。此點為近期將費爾南·門德斯·平托的信息同中文史料進行了比勘的華人學者的研究所證明。

《遠遊記》為單憑記憶的追記，因此，疏漏、混淆乃至重大的誤差在所難免。科學的態度是對費爾南·門德斯·平托的信息去偽存真。

1. João David Pinto-Correia, *PEREGRINAÇÃO de Fernão Mendes Pinto*, Lisboa, Edições Duarte Reis, 2002, pp. 79-81.

2. 同上，第80頁。

3. 費爾南·門德斯·平托著、金國平譯註《遠遊記》，澳門，葡萄牙發現事業澳門地區委員會、東方葡萄牙學會、澳門文化司署及澳門基金會聯合出版，1999年。

有時“偽”可能是“隱真”。隨著大量漢語史料的出版，費爾南·門德斯·平托筆下的許多以前難以置信的情節變得信而有徵了。總之，那些離奇的描寫現在得到了漢語史料的佐證，確有其事。

僅舉數例。

一、托梅·皮雷斯（Tomé Pires）使團

關於托梅·皮雷斯使團，費爾南·門德斯·平托描述說：

“我軍乘勝追擊，一直殺到城門口。祇見守吏在六百多人的簇擁下立在城門口。他的坐騎是匹駿馬，渾身披掛著紫紅鑲金的舊式盔甲。後來我們纔得知，這些東西原屬於一個名叫托美·皮雷斯的人。他受先王曼努埃爾之命出使中國。他搭乘的是費爾南·佩雷斯·德·安德拉德的船。當時的印度總督為洛波·蘇亞雷斯·德·阿爾貝爾加里亞。（第65章）”

至於金盔甲，目前有二說：金盔甲或是皮雷斯的私人物件，或是向正德皇帝的貢物之一。一份漢語的目擊錄證實了後說。

皮雷斯抵達廣州時，負責接待的是海道副使顧應祥。他是經辦人，其《靜虛齋惜陰錄》卷一二《雜論》三記載如下：

“正德間，予任廣東按察司僉事，時巡海副使汪鏞進表赴京，予帶管海道。驀有番舶三隻至省城下，放銃三個，城中盡驚。蓋前此番舶俱在東莞千戶所海澳灣泊，未有經至城下者。市舶提舉吳洪賜稟，予親至懷遠驛審視。其通事乃江西浮梁人也，稟稱此乃佛郎機國遣使臣進貢，其使臣名加必丹，不曾相見。予即差人往梧州呈稟。三堂總鎮太監寧誠、總兵武定侯郭勳俱至。其頭目遠迎，俱不拜跪。總督都御史陳金獨後至，將通事責治二十棍，吩咐提舉：遠夷慕義而來，不知天朝禮儀，我係朝廷重臣，着他去光孝寺習禮三日方見。第一日始跪左腿，第二日跪右腿，三日纔磕頭，始引

見。總督衙門吩咐：《大明會典》原不載此國，令在驛中安歇，待奏准纔可起送。所進方物有珊瑚樹、片腦、各色鎖襖、金盔甲、玻璃等物。又有一種如紅線褐，名‘撒哈刺’；三刃劍一口；又一劍，鐵可折轉，放手即直，其鋒甚利。人皆高鼻深目如回回狀……頭日常看書，取而視野之，乃佛經也。後奉旨刀劍許令進貢，至京，見禮部亦不拜跪。武廟南巡，留於會同館半年有餘，今上登極，將通事問罪，發回廣東，逐之出境。”⁴

二、雙嶼 (Liampó) 及浯嶼 (Chincheo) 葡人居留地之消失

費爾南·門德斯·平托所記載的葡人在雙嶼及浯嶼居留地消失的原因得到了中國官方及時人史料的印證，因此，對於葡人在華史的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史料價值。對雙嶼的描寫有真實的歷史背景，但在敘述這個澳門開埠前的葡人首處居留地的規模時，言過其甚。⁵

雙嶼被毀原因有漢籍印證，可以憑信：

“雙嶼，我在前有詳述，它是距此向北二百多里格遠的一個葡萄牙的村落。因一葡萄牙人的胡作非為，雙嶼在片刻之內被摧毀、夷為平地。我親身經歷了這場災難。……

現在既然說到這些了，我來講講如何及為甚麼這個著名、富有的村落會消失。事情是這樣的。

那裡有一個出身高貴、正直的人，利馬橋人氏蘭薩羅特·佩雷拉據說，此人賒給了幾個不講信用的華人價值一萬克魯扎多的次貨。他們提走了貨物，但未付錢，再也沒有露

4. 詳見金國平、吳志良〈一個以華人充任大使的葡萄牙使團——皮來資和火者亞三新考〉，澳門，《行政》雜誌，第60期，2003年，第465-483頁。

5. 金國平、張正春〈Liampó新考〉，《葡中關係史研究—16世紀-19世紀》，東方葡萄牙學會，1996年，第85-135頁及金國平、吳志良〈Liampó綜考丙稿——從雙嶼門到澳門〉（待刊）。

面。所以他想從那些沒有欠他錢的人身上挽回這筆損失，於是糾集了十五、二十個遊手好閒、不務正業的葡萄牙人，甚至更差的人，於一天晚上襲擊了距那裡兩里格遠的一個名叫西帕通的村子。在那裡搶劫了住在那裡的十幾家農戶，搶了他們的妻子，毫無理由地殺死了十三個人。”⁶

《明世宗實錄》嘉靖二十八年七月壬申條有相同的記載：

“按海上之事，起初於內地奸商王直、徐海等常闖出中國財物與番客市易，皆主於餘姚謝氏⁷。久之，謝氏頗抑勒其值，諸奸索之急。謝氏度負多不能償，則以言恐之曰：‘吾將首汝於官。’諸奸既恨且懼，乃糾合徒黨番客，夜劫謝氏，火其居，殺男女數人，大掠而去。縣官倉惶申聞上司，云倭賊入寇。”⁸。

《日本一鑑》亦記其事曰：

“許四市倭不利歸，背雙嶼，卻與賊首沈門、林剪、許獠等眾劫掠閩浙海隅。許二以兄弟許一、許三喪亡，許四不歸，隨與賊首朱獠、蘇獠、李光頭等脅同番夷劫掠閩浙海隅民居。明年丁未，賊首林剪等誘引彭亨賊眾來與賊首許二、許四合為一鯨，肆掠閩浙地方，而謝文正⁹公遷第宅遭其一空，備倭把總指揮白濬、千戶周聚、巡檢楊英出哨昌國海上，卻被許二、朱獠擄去，指揮吳璋乃以總旗王雷齋千二百金往贖之。”¹⁰

關於漳州葡萄牙人居留地的消失及而後的“走馬溪之役”平托回憶說：“此事（填塞雙嶼港）發生以後兩年，葡萄牙人欲重新在一個名叫

6. 《遠遊記》，下冊，第699頁。

7. 謝遷家族。謝遷，浙江餘姚人，字於喬，號木齋。生於明正統十四年（1449），卒於明嘉靖十年（1531）。明成化十一年（1475）乙未科狀元，授刊翰林院修撰，後累官至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

8. 《明世宗實錄》，卷三五〇，第1—2頁。

9. 參見註釋7。

10. 楊繼波、吳志良、鄧開頌總主編《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澳門基金會、暨南大學古籍研究所合編，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5卷，第153頁。

Chincho 港口建立一村落，做買賣。那個地方亦在中國，位於雙嶼下方一百里格處。當地的商人因為可以得到許多好處，他們用重金賄賂買通了當地官員，讓他們對此採取默許的態度。在大約兩年半的時間內，我們在此和當地人平安無事地做著買賣。後來在滿刺加城防司令西蒙·德·梅洛的命令下，來了一個名叫阿伊雷斯·博特略·德·索扎的人。此人同蘭薩羅特·佩雷拉為一丘之貉。他受城防司令西蒙·德·梅洛之命來漳州任該港的艦隊司令及死者財務總管。據說，此人來時發財心切。人們說他不擇手段地染指一切。當時有一個亞美尼亞人來到了漳州港。眾人一致認為他是個虔誠的基督教徒。

此人有十幾萬克魯扎多。因為同我們一樣是外國人及基督徒，他離開了來時乘坐的那艘異教徒的船，改乘一名叫盧伊斯·德·蒙塔羅耀葡萄牙人的大船。他在此平安無事居住了六、七個月。正如我們所說，他是個好人、虔誠的基督徒，所以一直得到眾人的寵信和歡迎。後來他發起了高燒，不幸病終。在其遺囑中留言說，他的妻室、兒子在亞美尼亞一個名叫加博冷的地方。他的一萬兩千克魯扎多財產，其中兩千贈給滿刺加仁慈堂，供為他做彌撒使用，其餘的錢，他要求仁慈堂的值理及兄弟們替他保存一下，然後交給他的子女們。如果其子女都不在人世的話，由仁慈堂作為這筆財產的全權繼承人。這位基督徒剛一下葬，作為死者財務總管的阿伊雷斯·博特略·德·索扎馬上封存了他的財產，根本未做清點和其他類似的工作，說甚麼必須叫他那些遠在兩千里格以外的亞美尼亞的子女來認領這筆財產。首先他們要經過他的問話，看看他們是否有甚麼不可以得到這筆遺產的事情。

這時又來了兩個華商，他們帶來了許多價值三千克魯扎多的絲綢、錦緞、瓷器和麝香。他們欠那亞美尼亞人的錢。死者財務總管封存這些人的東西並揚言那二華人的其他財產也屬於那亞美尼亞人。據說，這樣又侵吞了他們八千克魯扎多的財產，還說他們可以到印度死者財務總管那裡去上訴，但他不可以不這樣做、這是他的職責。

我不可多講他這樣做的理由。兩個華商兩手空空地回到了他們的故鄉。他們立即帶了妻兒老小去見巡按御史。通過一份狀子，向他詳述了事情的經過。他們告訴巡按御史說我們是些無法無天的人。

巡按御史想為這兩個及以前已向他告過狀的華人做主，立即下令從今以後任何人不許與我們交往，否則格殺勿論。用這種辦法把我們困死，一時給養奇缺。以前一文丁就可以買下東西現在要一個克魯扎多。因此我們被迫去附近一些村子找食物，所以纔出現了一些糟糕的事情。那個地方騷亂起來，人人對我們怒氣衝衝，恨之入骨。十三天後，來了一支龐大的艦隊，共是一百二十艘大帆船。我們那十三艘泊在港內的大船竟被他們燒得一艘不剩，五百葡萄牙人祇有三十人隻身逃命。”¹¹

平托敘述的官軍破滅葡人居留地的原因亦見之漢籍：“佛郎機雖無盜賊劫掠之行，其收買子女不為無罪，然其罪未至於強盜，邊民略誘賣與，尤為可惡，其罪不專在彼，而官府又未嘗以是攻之，官府之攻，起於殺死番徒鄭秉義而分其屍¹²。”¹³

三、澳門的起源

關於澳門的起源，費爾南·門德斯·平托斷言：

“第二天早晨，我們自上川島出發。太陽落山時抵達往北六里格處的另一島嶼。該島名為浪白滯。其時葡人與華人在島上交易，直至一五五七年廣東官員在當地商人的要求下，將澳門港劃給了我們做生意。以前那裡是個荒島，我們的人把它建成了一個大村落。裡面有價值三、四千克魯扎多的房屋，有大堂，代理主教，有受俸教士，城防司令，王室大法官，司法官員。眾人在那裡感到非常的安全，如同在自己的家園一樣，如同該島在葡萄牙最安全的一個地方。”¹⁴

據知，費爾南·門德斯·平托在《遠遊記》中的此說，為葡語中對中方有可能將澳門“劃給”葡人的首次涉及。

11.《遠遊記》，下冊，第700-701頁。

12. 當為“賫”之誤。

13.《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第5卷，第261頁。

14.《遠遊記》，下冊，第698頁。

現在，隨著大量漢語史料的刊行，我們甚至知道“當地商人”的姓名。明清鼎革後的第一部通誌—康熙《廣東通誌》，卷二八〈外誌〉，載曰：

“三十四年，巡撫鈞牌發浮梁縣商人汪弘等到司，責差網紀何處德領同前去番舶訪買，陸續得香共十一兩”。

汪柏與“浮梁縣商人汪弘”的關係待考，但他們是同宗鄉親則毫無疑問。

的確，澳門是在京廷完全知情的情況下，“劃給”葡人居住的，此點已為我們運用史料所證明。¹⁵

四、費爾南·門德斯·平托在澳門的足跡

費爾南·門德斯·平托在澳門的蹤跡，有作者在那個遙遠的1555年12月20日從“亞馬港”發出的那份著名信件為證。它是首份描寫這個在中國領土上的第一個歐洲人的貿易和宗教陣地、也是葡萄牙帝國和歐洲在亞洲殖民蹤跡的最後一絲縷煙的葡語文獻。

“我們如何在強盜島迷失了方向(第53章)”證明費爾南·門德斯·平托在澳門開埠之初，確實曾涉足此地。在海洋地理學上，“強盜島”是一個常見地名。機關研究，這個“強盜島”可以被確定為“老萬山”。老萬是一個活動於海上和珠江口的著名海盜。¹⁶“老萬山”是海盜的巢穴。至今，在葡語中仍稱其為“強盜島”。它位於澳門東南方向。“外出十字門而至老萬山，洋艘番舶來經由之標準。”¹⁷通過中國的針路可知，它是當時來往於香港以北的中國海岸、廣州和馬六甲的必經之

15. 金國平、吳志良〈澳門緣起的京廷因素〉，澳門，《澳門》雜誌（葡語版），第3系列，第14期，2003年5月，第82-95頁及第15期，2003年8月，第96-107頁。

16. 阮元《廣東通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3卷，第3391頁。

17. 《中山文獻》，臺灣，學生書局，1985年，第5卷，第485頁。

18. 金國平、吳志良〈“兩種海道針經”中佛郎機及珠江口資料補考〉，《鏡海飄渺》，澳門成人教育學會，2001年，第264-271頁。

路。¹⁸沿著“外溝航綫”，從麻六甲來華的船舶將其作第一抵達處。直到18世紀，仍然是澳門船隻的放洋點。

費爾南·門德斯·平托敘述說：

“我們在此海灣中已逗留了七個半月了。在此期間駛船探遍了大河小川，涉足了南北兩岸及海南島沿岸。安東尼奧·德·法里亞還是沒有打聽到關於哈桑師傅的消息。與其同行的士兵都找煩了。他們聚在了一起，根據以前的決定，他們有權得到戰利品的一部份。他們可以此作為盤纏到印度或是其他甚麼地方去。

在這個問題上，大家鬧得很不愉快，出現了許多令人傷腦筋的事情。最後眾人一致決定到暹羅去越冬。在那裡將大船上的貨物脫手，換成黃金後，再按照眾人的要求來分配。眾人宣誓畫押後，來到了一個名叫強盜島的海島。它位於海灣的最外側。從那裡可以借早發的季風繼續航行。”¹⁹

從“它位於海灣的最外側。從那裡可以借早發的季風繼續航行”一語說明的地理位置可知，無疑是漢語文獻中所說的“老萬山”。

《澳門記略》為我們提供了一些細節：

“又東南為老萬山。自澳門望之，隱隱一髮，至則有東西二山，相距三四十里。東澳可泊西南風船，西澳則東北風船泊之。山外天水混茫，雖有章亥不能步，鰲足鵬翼之所訖已。歲五六月，西南風至，洋舶爭望之而趨，至則相慶。”²⁰

我們可以放心地說，《遠遊記》第221章可以作為葡萄牙人在華史及澳門開埠史研究得到了證實的史源來使用。以此新的視野，可以對費爾南·門德斯·平托遠遊過、描寫了的地理區域進行普查研究，不放棄將《遠遊記》作為史料來源的可能並同當地的史料進行勘比。對《遠遊

19. 《遠遊記》，上冊，第154頁。

20. 趙春晨《澳門記略校注》，澳門文化司署，1992年，第74頁。

記》第221章的比較解讀是一大突破，據此有了一條解讀、研究《遠遊記》新主線，也就是將其視為歷史資訊的來源。

對於此書內容的真偽，欲做一整體的評述實非易事。然而，隨著學術的進步，越來越多的內容已被證為實，例如第221章。《遠遊記》的點校版有待他日完善。對《遠遊記》的全面、有文獻支持的研究，仍有待於費爾南·門德斯·平托“遠遊”過的各地專家學者的共同努力。